

## 送子流水觀音

孩子如今已兩歲多，鬼靈精怪得很，不愛睡覺，每回躺在催促著孩子別翻滾，該準備入睡，進行睡前儀式時，會告訴她要趕快進入夢鄉，她愛的 Kitty 貓和大耳狗才會來陪她玩，她會自己說：「還有台南阿公！」說得親暱，但明明父親登出世界前，她才出生不久，爺孫倆才見過兩三次，照理說孩子對父親應該沒什麼記憶。

每回攜著孩子返台南娘家，特別黏母親，常常說要帶阿嬤出去玩，看著客廳牆上許多年前的全家福照，會指認出哪個是阿公，若問她：「阿公有來找妳玩嗎？」也會天真但口吻堅定地說：「有！」有幾次孩子在夜裡忽然哭醒，帶去收驚，被仙姑告知夜裡有人來找孩子玩，那個「人」的口吻有特別強調，我詢問是不是父親來看孩子，仙姑點點頭。

後來我一直在猜想，我的孩子或許是神明與觀音送來的。

新冠肺炎疫情第二年，炎熱的夏日裡病毒嚴重擴散，疫情警戒從二級升至三級，各級學校與補習班皆宣布停課。本來正打算請假的我，收拾簡單的行李後，請那時尚未結婚的伴侶，送我和同住的姐姐前往高鐵搭車，身上只帶了一套換洗衣物的伴侶，說疫情嚴重，搭車怕人群容易感染，他直接開車帶我們回台南老家。

那兩個多小時的路程，焦慮也焦急，父親那陣子頭暈加上額頭有個持續消不去的腫包，進而到習慣的地區醫院住院並檢查，結果是肺癌第四期，並且轉移至腦與骨。記得每次到一個新的診所或醫院就診時，必須填寫初診單，我總會在家族病史上填寫上「癌症」兩個字，筆畫那樣輕鬆，以為這些事情很遙遠，直到父親重病，我在病房裡簽下各項檢查同意書，家人簽下手術同意書，看著父親檢查、手術、治療，稍微好了又壞，壞了又好，病情上上下下，不算漫長卻艱辛的治療。

最初的病房裡，做了許多檢查的父親，認為自己沒大礙，也沒有生病，因暈眩而走路搖晃，還是想向護理站請假回家，有潔癖的他受不了好幾天沒辦法好好洗澡，也想在家看電視配晚餐。我們讓他請了幾小時的假，在家度過短暫的日常，再回到醫院裡。那幾天，家人們也正思索著轉院，尋找權威醫生，也求神問卜。

第一個住院期，我在病房外的交誼廳座位抱著自己厚厚的書稿進行校稿，

每校完一部分，就上網搜尋治療資訊，或是詢問有沒有能問神的地方。父親多年來擔任神明乩身，病體父親則無法被神進入，我們只能仰賴著在家裡神龕桌前擲筊，先問：「聖母娘娘有佇咧無？」若沒有再問，「遊海城隍有佇咧無？」要問確認神明們在，再繼續問下去，然後將預計治療的醫院和醫生的名字一一詢問，確認有三個聖筊後，大家方能安心。

重要的事項確認後，接著也詢問了是否治療就會有起色，跟家裡風水是否需要更改，就像猜謎那樣，必須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，然後由家裡的男丁弟弟進行擲筊。那是夏季，家中佛廳僅一支風扇在運轉，弟弟跪在那裡擲筊，中間若持續笑筊或蓋筊，始終問不到的話，弟弟就起身休息幾分鐘，如此循環反覆，我們在裊裊沉香中夾雜汗水，手上的筊一次一次拋擲，只為了得到神明的指引。

父親初期，正逢疫情，幾乎與父親日日相處，有時我們在家裡過去工廠堆積貨物，現作為停車場的空間，用藍芽音響播音樂，陪不愛運動的父親做些簡單的伸展。也每週在醫院裡渡過漫長的叫好等待，看著斷層掃描與抽血報告，等著醫生開口。疫情與父親的病情都反覆不定，父親經歷了幾次更換標靶藥，又經歷手術與電療。

因家周圍空氣欠佳，父親又忌諱他人眼光，深怕被認識的人看出病容識破並體之身，後來幾次父親都說想去鄰近的大崗山走走，順便拜觀音。大崗山是父親熟悉的地方，年輕時在山腳下當兵，因而也常上山來拜佛，兒時的週末也常到超峰寺拜拜，然後到寺後健走，再吃齋飯。如今，我們陪父親戴著防PM 2.5的口罩，在人潮雜沓的大廳裡，陪他向觀世音菩薩擲筊，問生命年限，問治療，也問有沒有妖魔鬼怪來干擾。

病中時間裡，父親有時容易被夢影響，他總覺得過往擔任神明乩身時，替別人處理有形或無形的紛擾，因此落下的禍根，加上已逝的友人家雕刻了自家原本無神像的神明，蓋了座小宮廟在奉拜，父親極度在意，甚至惡夢時，便懷疑是有不潔的邪氣力量來犯。或許他在觀世音菩薩前，拖著病體，不管身邊人潮與沉香熏，跪在菩薩前祈求了許久，祈求菩薩護持。

後來疫情稍趨緩，結束遠距離上班上課，我們各自回到原本的城市生活。

恢復日常後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決定結婚。八字很早就合過了，這次父親為我擇日指定吉時，我們到戶政事務所登記，疫情仍在，我們戴著口罩，填資料，遞出身分證。先生家附近的戶政事務所沒有一絲喜氣裝飾，就是一般的

辦事處，來當證人的友人媽媽還抱怨著怎麼沒有能拍照的背景，戶政人員也僅說不好意思，這邊剛好沒設置。我們僅抱著友人一歲多的孩子在門口拍照，希望帶來好運（孕）。

那時我正在進行凍卵療程。父親病後，家人們紛紛去做肺部健檢，我被檢驗出有低於一公分的腫瘤，極可能惡性，因此醫生建議開刀除去，因為判斷腫瘤仍在初期，因此不需要再進行其他療程，只要持續追蹤即可。

手術前，每一次門診與評估，我焦慮地對著主治把一切想問的問題都問過，那時尚未結婚生子，但有婚育的念頭，深怕健康出狀況，不只生育，或許連進入婚姻都要重新思考。手術完扣除住院，我在家休養一週沒工作。在家必須時常持著「呼吸訓練器」進行呼吸練習，避免手術後的肺部萎縮或積水，我將吸嘴含在口中，以平穩的速度吸飽氣，盡量將裡面的球都升到頂，或預計能達到的刻度，並請繼續吸氣，直到無法再吸氣為止，吸飽後閉住氣約 3-5 秒鐘，再嘔起雙唇緩慢的將氣吐淨，一天內如此反覆多次。

練習呼吸練習其實乏味，在家休養沒事，那時正在追影集《女傭浮生錄》，那是一部社會底層的單親媽媽奮鬥記，女主角 Alex 帶著女兒離開家暴與酗酒的男友，僅有高中學歷的她，為了能和女兒一起生存，經歷過申請各種補助的艱難與質疑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清潔女傭的工作維持生計。那時的我無法深刻感受女主角 Alex 的艱辛，但卻被母愛的堅強給打動，也想著自己是否足以成為一名母親？那也是多年來始終不確定的答案，因而時間逐漸把我逼向高齡產婦的年紀，同時父親也許正一點一滴被時間帶走。

大概是那種不穩定的不安感，促使我進行了凍卵療程。登記結婚那日，匆匆和來當證人的友人用過餐，又奔向另一個城市，去為了凍卵療程準備，那天晚上亦有工作，無法排開，趕回去時已大遲到，最後仍然丟失了工作。

凍卵後，像是保了保險，讓自己打了一記安心針。對於生子之事稍微安心一些，但唯有一個明確目標，希望孩子能在父親有生之年，和父親相處到。父親病初期，經認識的教授提醒，父親曾任城隍爺乩身，因此四處拜城隍廟，後來忘記從哪裡聽聞，或許是病友間的提點，說是觀世音菩薩慈悲為懷，也能向菩薩祈求讓善良的父親續命。

我在網路上找到一座離當時住處不算太遠，但香火極盛的觀音廟—松竹寺，除了主祀觀世音菩薩之外，也是知名的求子聖地。外面是車流密集的大馬路，而松竹寺大門口被兩株超過百年大雀榕包圍，從門口漫步至外殿供桌區，

有總從紛擾進入靜謐的感受。寺內有提供鮮花和香燭能隨喜供奉，正殿外兩側都有設置能插上鮮花的架子，裡面還盛了水，若是從遠處看，能看見居中的觀世音菩薩被深紫色、粉色、白色的花包圍，第一次去時只覺得那供奉的鮮花不常見，極為獨特，後來才知是香水蓮花。蓮花，不僅是象徵著佛法與觀音，它本身的生命姿態，也有清淨無染，及解脫和覺悟之意，後來我才懂蓮花看似脫塵不染，實則是要人在塵世裡覺悟、清淨。

那時我想著是父親病後的各種糾結，他無法理解他一生善良又熱於助人，最終卻遭受背叛之苦，他的人生已苦不堪言，一生無不良嗜好卻罹重病。我跪在觀世音菩薩面前，訴說父親這一輩子的善因，祈求祂保佑父親病情穩定，治療能起色，生命得以延續，願有善果，也求菩薩為父親開智慧，不要陷入那些無可解的恨與不甘中，放開心胸也許才能讓生命更開闊，而這是父親總放不開的，作為子女只能向菩薩祈求。

在主殿拜完觀世音菩薩，再往側邊去藥師佛殿與太歲殿祈求，我習慣在藥師佛殿前拜完後拿取幾瓶大悲水，準備寄回老家給父親飲用。到太歲殿時，則是祈求太歲保佑犯太歲的父親，能平安渡過太歲關這一年。一路參拜，從室內走向廟後院，花圃高臺上小石穴佇立中間，裡面有尊小小的觀音像，身著金色衣裝，眼神慈悲。石穴背後是一片綠意的小樹叢，彷彿是綠色布幕，兩旁擺滿蘭花盆，這就是廟裡主祀毒水流觀音，亦有人稱其送子觀音。

相傳道光年間，大水災過後，有孩童在松竹寺現址後方撿到一尊木造的觀音神像，鄉里間的人便將神像供奉在竹林中，稱其為「水流觀音」，觀音長年守護著附近的居民，延續到後世終而建廟。據說水流觀音曾化身助產婆，幫助附近難產婦女順產，產婦及其家人依約準備雞酒，想前往助產婆家答謝，抵達時卻發現沒有房子，僅有一片竹林，而竹林裡坐著一尊觀音，擲筊後才發現助產婆是水流觀音化身，而後水流觀音除了守護鄰里外，也成產婦的守護神，許多信徒來祈求懷孕與順產。

聽聞水流觀音有許多顯赫的神蹟，我站在香爐前，隔著煙霧直視流水觀音，緩緩地向祂說起父親的為人與病，願佛法無邊的祂保佑父親。再來向祂說，若我的身體健康可以，希望能儘早孕育孩子，是男是女都好，只求孩子能趕上父親最後的時光，父親能抱到我的孩子，孩子能對阿公展笑。手上的香已燒過三分之一，才驚覺自己向水流觀音說了許久的話，期盼訴說能被聽見，祈求能如願。

最後是地藏王菩薩，我談及父親為林家祖先多年誠心奉拜，從未停止過一次，望天上的先祖們能知曉，若父親走了，能認真對待風水以掃墓，甚至逢年過節的祭拜都將變少或消失。也祈求為父親消災解厄，也承諾自己會抄經，希望能護持父親度過病厄的難關。

那段難熬的日子裡，每隔一段時間，想起觀世音菩薩時，我便到松竹寺參拜，拿取大悲水，也替父親報名「慈悲三昧水懺法會」，希望能透過參與法會，父親消解冤結，淨除身心業障。

「三昧水懺」的故事源起於唐代的悟達知玄國師因受重用起了名利心，膝上竟生出了一個人面瘡，蒙迦諾迦尊者以「三昧法水」洗滌，雖洗滌之時，疼痛入骨而昏厥，但醒來後人面瘡因而消失。

父親的治療，夜晚的癌發，也是疼痛入骨，雖無名利心，卻受俗事與原生家庭手組相害之糾結，不知道病是否來自父親前世的業障，父親總說：「我頂世人欠個的，這世人才會來拖磨……」若父親也能得「三昧法水」洗滌，或許能放下痛苦與怨，雖是病體，卻內心潔淨無恨，那麼也會走向康復吧！

看著父親的痛，內心也隱隱恐懼自己的手術後的病灶，會在某個日常裡又重來，像罹患慮病症的病患不安，於是身體一有症狀就看醫生，也進行中醫調理。登記結婚後，我告訴中醫師想準備懷孕，因此中醫師將診療方向從調理術後建康，轉向備孕。用藥從每週的藥粉進階為一包包科學濃縮藥水，每週必須使用中醫師所購買的排卵試紙檢測懷孕，那試紙條上從未出現過明顯的兩條線，意思是很難確定有排卵，懷孕的機率也低，最初想著或許我的孩子真的無法和父親相見了，我仍努力喝下不太容易入口的藥水，吃著那些備孕的葉酸，搭配松竹寺的大杯水喝下。

半年後，一次不小心將排卵試紙拿成驗孕試紙，浮現了兩條未曾明顯出現過的紅線，輾轉確認了幾次，孩子真的來了，中醫也有些意外，但告訴我先替我安胎，但不確定孩子是否能保住，孕期的不確定因素太多。

孕期不適的過程，幾乎和父親的治療的難受同步，孕初期的噁心反胃無食慾，父親正好也因標靶藥物讓他味覺變化，也會反胃或感到不消化，因而沒食慾，一次弟弟帶他回診後，買了大道蘭米糕，我和父親意外的食慾極佳，兩個人都吃掉一整盒米糕，軟Q的糯米配上台南的偏甜的肉燥，還有特殊的魚鬆，意外的開胃，吃完我們居然也沒有任何腸胃不適。有陣子父親也是因為治療藥物導致便秘，父親很難接受一天不排便，而那時的我也曾在娘家二樓的馬

桶上，擱著好久的便意，彷彿模擬生小孩般用力，還是排不出來，又深怕父親有狀況需要人協助，不敢關緊廁所門。

父親治療再次抗藥時，我挺著孕肚在寒氣往松竹寺拜觀音，感謝觀音帶來孩子，也請觀音再守護父親，求得籤詩：「只恐前途明有變，勸君作急可宜先。且守長江無大事，命逢太白守身邊。」解籤簿上，關於疾病那欄，寫著：「祈求神佛保佑、消災，且需等待春天之後方可漸出運」後面附註著農曆月中得此籤較為有利，月暗時則不吉，那時正值春天，我們因父親抗藥而度過一個焦慮的農曆新年，甚至不確定這是不是和父親的最後一個年節，全家還是圍爐配綜藝節目，父親按照習俗起的小火炭爐也持續燒著。空氣中，有種難以言喻的氣氛籠罩著整個老家空間，沒人敢提希望，更害怕絕望的失去。

因無下一代標靶藥物可用，父親進行化療，原來的電療也繼續，病況總是忽明忽暗。他掛心著我要生產，和過去姊姊們生產時一樣，替我擇定日子，希望能剖腹，讓孩子出生就有好命格，可惜我在大醫院生產，主治醫生認為順其自然，若無狀況不需要剖腹產，當然也無法選擇良辰吉日，我日日對腹裡的孩子說：「希望妳健康平安的選在阿公挑的日子出生！」看過一些媽媽分享這樣的做法，有孩子真的聽話在特定的日子出生了，我希望能奏效。最後我因產程遲滯，終究還是進了開刀房，孩子選擇了自己的出生時間，原先擔憂父親會焦慮孩子命格，意外地，父親說孩子選擇了很好的時間出生，比原本看的更好。

就像是有什麼在看不見的地方守護了我和孩子，不曉得是不是水流觀音的溫柔，雖然後來剖腹產，但孩子一切平安，甚至命格也讓父親滿意。想起待產時，因宮縮疼痛，到了可以打無痛分娩針後，才稍微能睡，夢中有個金色的影子來看我，醒後不記得容貌，只是內心裡感受到溫暖。

因為住得離家遠，加上父親的病情，母親膝蓋也不好，我和先生自己安排了生產與坐月子事宜，在南部的家人們也無法來探望我，出院後也是我自己和嫩嬰的奮鬥。但父親早就為孩子搭配命格擇定名字，並告知我們必須在何時去為孩子報戶口，才能保她人生順遂。

直至孩子近兩個月大時，終於要帶著孩子回台南讓父親抱抱，在預訂回老家的那週，家人捎來訊息說父親一直希望我能帶著孩子搭高鐵先回去，我安慰著父親週末就回去。在週末抵達前，大外甥用顫抖的聲音打來說：「阿公去掛急診了！」要我趕快回家，怕來不及。跟先生商量好後，我一邊收拾行李，一面將累積了一整天未洗的奶瓶進行清洗，失神中不小心讓整個消毒鍋的奶瓶跌落

地板，孩子受了驚嚇大哭起來，先生和我換手去清理碎玻璃，我安撫著孩子，也想著過往家裡的孩子受驚都是由父親來收驚，我的孩子回台南，父親也沒辦法替她收驚了。

那夜家裡又來電，要我放心，父親生命跡象穩定，暫無危險。

隔兩天我帶著孩子回家，家人問在醫院的父親要不要看看孩子，父親說不要，大概是擔心醫院裡的病毒細菌多，加上又是陰死之處，新生兒理當避開。父親的病況棘手，許多狀況不可逆，全家決定讓父親安寧後，我帶著孩子到安寧病房裡，父親握握她的小手，手指頭點點她的鼻頭說：「阿鵠～」然後碰碰她的臉夾，孩子綻開笑容，父親又逗弄了她幾次，我們留下了他們祖孫初次見面的相片。

父親在安寧病房幾日後，大概是舒緩藥物的關係，大多時間在睡夢中，深恐父親隨時登出人間，我又帶著孩子到醫院裡，孩子扯著防疫帽，電梯裡的路人看見那麼小的嬰兒都投以好奇又想逗弄的目光。孩子在安寧病房裡，餓了哭，被逗弄得笑了，眼睛閉著的父親也跟著笑了，那就是孩子和阿公最後一次見面了。

父親走時，仙姑來告別式幫忙，後來她告訴我，父親要她交代我：「孩子盡量少帶到佛寺去，因她命格裡是有佛緣的孩子。」父親怕孩子有佛緣，未來萬一出家，他捨不得，也加上也料想得到，晚生的我，也許就這麼一個孩子。

過往帶孩子回台南老家時，孩子總會望著空氣咿呀個不停，好像有人在和她對話。一歲多後能指出客廳裡照片的阿公是哪位，如今兩歲多，會說要在夢裡和阿公玩，早上睡醒，若問她：「阿公有來夢裡陪妳玩嗎？」答案有可能有，也可能沒有，但她記得那個在強裸裡和她見過面的阿公。

仙姑曾告訴我，這個孩子是神佛送來的。

許多媽媽總愛問孩子的胎內記憶，我曾問過孩子，有沒有穿白色或金色衣裝看來慈祥的人送她來，或是她來到我肚子前在做什麼？孩子或許還小，回答不出來。

不易懷孕的我，卻沒有花上許多年，就順利孕育了孩子，並順利生產，甚至孩子還選了好命格，我想著這是觀音的慈悲，讓我實現了願望，我的孩子還是和父親相處到了。也許僅見過兩次面，但她始終記得有一個住台南，會到夢裡找她玩的阿公，這是流水觀音的溫柔與慈悲，撫慰了離去之痛的父親，安慰

了失去之痛的我們。